

战地锣鼓

流
泽
丁
瑶

在重重困难中建团

一九四四年春节后不久,在苏北淮海平原根据地的泗沐县北裴圩,一阵震天的锣鼓声,从四面八方吸引来了成群结队的老百姓象赶集似的。这是淮海地区新建的一个以演唱平(京)剧为主的淮海实验剧团在这里举行首次公演。

那时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文艺团体呢?这是有其一定来由的。原来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因遭日本侵略军的封锁、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使城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质生活十分困难,文化生活更是缺乏。一九四三年以后,由于反封锁扫荡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以及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物质条件有所改善,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却仍为枯燥。因此,淮海区党委根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决定建立一个实验剧团,满足当时根据地军民文化生活的需要;为将来革命的发展,培养和造就一批文艺干部。当时任淮海区党委副书记兼行署主任的李一氓同志非常重视实验剧团的筹建工作,亲自从机关、学校和各县文工团调集干部和演员,其中有汤宜陶、何衣虹、周正、王澄、董战、吴耀、刘桂、姜学虹和京剧艺人方樵等同志。任命蒋馥为团长。之后又从淮海、灌沐两中学调来滕云、流泽、丁瑶、汤化葵、左延中、黄润瑶、陈石坤等一批青年学生。吴石坚同志也于同年十一月从宿北县调来担任第二任团长,李维俊、沙维为正副指导员。以后又有张大公、吴琰、吴洪林、吴洪琪等同志先后来团工作。剧团很快从二十余人发展成为六十余人。当时,苏北城乡的广大群众对京剧虽然十分欢迎,但对唱京戏的人却很轻视。因此,被调来的干部和学生对工作不太安心。为了打破这种旧观念,吴石坚同志亲自粉墨登场,带头学戏、唱戏;指导员也带头跑龙套、演配角,用实际行动教育大家认识到学唱戏也是干革命。严格地说,当时剧团没有一个专职行政人员。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抢着干。

筹办演出服装,在当时来说的确是一个大难题。现代戏的服装还可向老百姓借用,传统戏的服装就难办了,剧团初建,在开始演出时就跑到庙里去把菩萨的服装“借”来,勉强凑合。后来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决心,拿出一批生猪和花生油等物资,通过商人到上海、苏州等地筹办了一套套服装、道具,并特地到徐州去买了一块大红缎子的大幕,这在当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

艰苦的岁月

当时剧团实行供给制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每人每天一斤十两(十六两制)粮食(主要是玉米粉和山芋),其中包括灯油费、菜金在内,到了冬春季节,一天吃两顿,而且常常喝玉米糊。我们虽是个剧团,但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也和作战部队一样,每天都要出操,训练。一早起来就空着肚子锻炼跑步,一跑几华里。接着就开始练功、练嗓子,进行业务学习等一系列紧张的活动,同志们确实感到十分吃力。因为大多数同志原来都不会唱京剧,现学起来有许多困难,就采取先上大课,把京剧唱腔写成简谱,集体教唱,然后再分头练习。而且剧团还规定每个人都要做到既能演戏,又能搞音乐,还要能搞舞台、灯光、化妆等工作,所以大家一有空就抓紧学习。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家也很紧张,有的个别谈心,互相进行思想帮助;有的走访住地的老乡、做群众工作。今天回忆起这一段团结、紧

张、严肃、活泼的战斗生活，还是很有意义的。

当时，为了克服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剧团人员也参加纺纱耕种的生产。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大家还轮流到炊事班去参加做豆腐。

为了配合大生产运动，剧团还特地排练了淮海小戏《懒龙伸腰》。这个戏辛辣地鞭挞了游手好闲的懒汉思想，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老百姓都听得懂。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后在行署驻地里仁集、庄圩一带演出时，很受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在元旦，春节期间我们剧团还组成几个宣传队，踩高跷、撑起荡湖船、演活报剧，对宣传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推动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春节过后，淮海区党委和行署在泗阳北裴圩的“爱园”（烈士陵园），召开第一届劳模大会，我们剧团在园内“昭忠祠”演出了《汤怀自刎》、《打渔杀家》、《辕门斩子》等剧目，当时，和我们同台演出的还有十旅文工团王利明、谢铁骊等同志主演的苏联话剧《前线》。

排演新编历史剧《九宫山》

一九四四年秋，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同志看后很为赞赏，接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着重指出：“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胜利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为了贯彻中央通知的精神，对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形象的历史经验的教育，我们决定把明末起义军李自成胜利进京直至以后失败的故事搬上舞台。李一氓主任在繁忙的公务中挤出时间，熬着冬夜的严寒，在煤油灯前，亲自动手编写《九宫山》的剧本，对明末李闯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为什么能在几经挫折之后取得胜利的经验，以及进京后又为什么遭到失败的教训，都作了充分的反映。

排演《九宫山》，是我们淮海实验剧团建团后的头一件大事。这个戏有几十个人物，对灯光、布景的要求也比较高，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确有很多困难。李一氓主任特地来剧团作思想动员和讲解剧本创作的意图。他强调指出：“这出戏不仅要在淮海地区演出，还要准备到盐阜区向师部和去淮南向军部首长作汇报。动员之后，同志们情绪高涨，纷纷表示决心，保证演好自己扮演的角色。这个戏的导演由方

樵同志担任，吴石坚团长演李岩，为了在演出上有所革新，还特地请淮海中学李文涛副校长来帮助作曲。方樵同志一面排戏，一面还教武把子。如戏中有一场“攻打宁武关”的武戏，导演安排不但用云梯爬城，而且还要打几个刀枪的单对和几个趟子。这对我们这些从未练过把子功的人来说，确是个很大的难题。但是同志们勤学苦练，不怕任何困难，凡演武戏的同志，一早一晚在打谷场上学翻斛斗、练摔打。打鼓佬董战同志教大家学锣鼓经，帮助大家掌握节奏。有的同志为了练“抢背”把膀子摔伤了，有的同志练翻斛斗把脚扭伤了，但都不叫苦，仍不停顿地坚持苦练，直到导演认可为止。女同志对台步、腰腿功、跑园场、水袖功等，也是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就是一般群众角色，也都认真对待，做到带戏上台。

对文戏的唱腔，大家也化了一番“水磨”功夫。大段整套唱腔由导演和琴师设计，并负责包教。他们把唱词和简谱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先是拉起胡琴，逐字逐句地教唱，然后同志间进行互帮互学，要求唱出京剧的韵味，唱出人物的思想感情来。

这个戏对服装、化妆、灯光、布景都有一定的要求。这在当时很难办到。扮演吴三桂的周正同志，不但排练任务很重，还要负责舞台灯光。他带着几个同志，自己动手做出各种各样的汽灯罩，配上颜色的玻璃纸，解决了灯光问题。“崇桢杀官”这场戏，要求布置一堂内宫的布景，就想办法用高粱秆子捆扎起来，外面糊上一层纸，就成了宫殿的柱子，再用粗布做成一对长龙形状的口袋，里面装上谷糠、画上龙鳞，把它绕在柱子上，在红绿灯光照射下，远看上去，倒真有点象深宫内院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排练，《九宫山》于“五一”劳动节在行署驻地——卫庄正式公演了。金明、李一氓、刘震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来看了我们的演出，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个戏在淮海地区连续为军区部队、党校和各县的干部演出了十多场，反映十分强烈，一致认为是一个难得的好戏。在党校学习的同志，看了演出还专门进行了讨论。这时，正逢黄克诚师长来到淮海地区，他看了演出也很高兴，表示要我们到师部去为部队指战员和地方的干部群众演出。

（待 续）

